

王鳳洲綱鑑會纂

新平知

知學

PDG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待讀未嘗不反復開導。鯁有所啟悟。當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逮至此。對曰。適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

得蘇合	經義	禁周	六鎮學本	范成教	富仲游	表送歸院	徵金蓮	命坐照茶	擬宋蘇軾	學士謝表	顯宗公林
-----	----	----	------	-----	-----	------	-----	------	------	------	------

之意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及未進用卿且賦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遂賜茶徹御前金
道燭送歸院試在翰林願以言論文章與於時政事與於文之書則見其是其所喜非其所出者則言其形於詩歌賦論議
能或取職以游其間官雖擢拾遺郎也然不能從人○十月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聖公均照他處諸司監丞學官以外
罷免○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敗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晦岳極賞與同列素事
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賢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達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
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以范鎮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相禹亦勸止之遂固辭
不拜○凡語所說為者若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蕩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
語莊嚴在萬乘前無所屈屬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讀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字子真司馬君實不敢
有所軒輊焉能令居前不能令人輕重也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巍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丁卯二年建隆三年治平元年正月某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特著于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
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論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敷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
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母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母得引用王氏字說前此是以承利所謂學者質
也嘗時學者有一何幸焉周靜軒曰安石經義字說不准附會穿鑿抑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者資以進身如真楊聖止
地神則可以消矣天

三月程頤請就崇政殿和殿講讀頤上疏曰臣近言過英漸耗只乞就崇政殿和殿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憲講易真宗皇帝召程頤講尚書邢昺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讀之儀始於明肅太后之意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偏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青經筵○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講事都堂彥博累乞致仕故也以處士陳師道為徐州教授師道博學善文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或經日不收屨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歷官至秘書丞守樞密院以職境不暇出且每赴講之時見不暇給擬手於袖中綴錄而求死史氏不誦之軾行願以傳之文苑是幾乎師道矣○復賢良方正科等七月韓維罷罷案政殿說書陳師道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多用古禮無日不持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許如玠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度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可弔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國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曹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劾貶館閣策問謗訕詔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上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諫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疥不出詣諸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謂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請開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

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爽簡居其二其二人曰世美其榮滿德丞常安民給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盛無事之時諸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覺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道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實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東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廣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寬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懷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隅莫之敢擾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聚而虎專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愆愆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許浩曰公著雖溫公相而盡廢熙豐之法熙豐之小人極多在朝獲趙小人而進之撤正士而用之宜不俟終日矣斯時而求正士安民哉此亦安民始天之下正士庶亦困窮而進照豐小人履薄之水無由至矣然得書默然未聞有薦拔之矯焉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為門下侍郎劉摯為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大防朴厚慈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華士風諸賢同心戮力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嘗論方起純仁應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觀以胡宗愈道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周上管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誰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達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先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而宗

倉厫位如故○九月兼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閏十二月蜀郡公浚鎮卒○戶部較天下民數百二十一十三百二十一十三百二十一十三

六月十五日
己巳四年
順天義治平三年
二月
三月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薨亡呂司徒復

痛閱久之帝亦悲感歸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公官給諫風貫以治心著於天下身履無滯言逆色放聲和氣無滯氣月
行其職深敬重茲而學料遇事善決的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主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

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廢神宗實善其於人才不敗如權衡之稱物尤

能避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覽群書數與公著論以相證約言服之安石嘗曰臣意猶不能服一前長吏更屬其說而乃如

處於輪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

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頒換換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合何必以證明

注一科習無家法所以以管人木爲月作性土金水火土五行言行事人作其言之大

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諫議大夫乃天下治亂君德修否所繫者也古以治祖禹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無他

目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憂小人皆得其心務為好義以干富貴又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又言帝非鴻臚之士不宜崇祿（玄菟光祿卿蔡邕于新州破山小前既成無益因吳大亞方之私習之復安置

書史記
宋鑑之
不以義
也
所坐
確失勢
日久
遂懷
怨望
在安
州
今
府
當
海
軍
益
亭
西北
安
賦詩
十章
其
詩
云
無
名
臣
都
大
山
忠
言
直
節
上
主
亮
上
約

樂止之今疾欲
 以朝之乃武
 指太師部奏
 後安公不
 陸人唐自
 觀中進士
 裴父爲
 山公上元
 仲因於
 其臺陳之論
 不置執
 牧議真
 去法色純
 三王存以爲
 上

之中書錄事高宗觀餽乃設立武后時薦所直武后忌之以擢鳳翔不能加書於大字書之乃不取此言其不取也
 不可文彦博欲取確鑄餽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楚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乃貶確安置新州
 今華嚴府純仁王

存言子太皇太后曰聖朝宣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竄謀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應聽至新州未幾卒

六月落仁王存時所乃出心知昌府書存所雅未以所寧也亦出者蔡州○呂崑山曰元祐之國何足小惜君也呂純已正仁時談尊其主之罪有之寬大權和矣緩而必不安其手乃

力二私
而醫惡
人漢呂
不意人
之如年
省之
下也
則曰
是哉
元紹
聖人
之則
之曾
不遇
小然
人宜
呂太
大深
陰蔡
之
政擊
之
貶
相則
禹曰
劉安
世等
於意
地不
則開
武歸
維除
尉惡
范不
純
呂將
希後
哲患
於或
迷謂
竄怨
逐已
其積
銅不
為
通至
餘

趙應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之子許將為尚書左右丞○十月御適英殿嚴讀三朝宮訓太祖太宗真○十一月以孫國知樞密院事

劉摯傳美俞為門下中書侍郎○以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初祖禹聞堯中見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

傳克會
倫二相
傅相啟
用

真史正
無隱正
錄

聖賢富
邪正富
辨

居子小
人

理宋以
宋以藏

謝表以
承食林

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反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庚午五年趙汝談四年夏二月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趙汝談為浮圖安穩四帖運之趙汝談等皆見前安太師文彥博致仕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亦求罷乃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晏饌於玉津園先是遣使即律永昌奏請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路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知其貫穿古今雖算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張時泰曰

三月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軾為尚書左丞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願堂之上當務協階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倖倖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今就職太后從之○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險夷而不為人所疾害害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主不足為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清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以蘇軾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和說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風憲謂之調停而全太后疑不決輒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水火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

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賊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軾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辛未六年趙汝談元年夏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蘇軾為右丞王巖叟為樞密院事軾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軾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臨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儒秦者也其文章務馳騁好作為級橫捍閭閻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軾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安石也軾以文學自負而則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食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言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妥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頸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以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三月呂大防上神宗書錄蘇軾言蘇軾所進等○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丘瓊山曰大防以道事君不當相與委曲相濟以成國家之事

所進等○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丘瓊山曰大防以道事君不當相與委曲相濟以成國家之事

所進等○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丘瓊山曰大防以道事君不當相與委曲相濟以成國家之事

所進等○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丘瓊山曰大防以道事君不當相與委曲相濟以成國家之事

所進等○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丘瓊山曰大防以道事君不當相與委曲相濟以成國家之事

天下當時賢者多集于朝君子之或後世以爲此
○呂氏中曰公光合子之或後世以爲此

其言則奸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懷先帝今又欲懷陛下
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錄賦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與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
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發明魏縣公之說可謂
月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羣小秉征誅人說觀而臨極微者皆皆○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
宗有以致之也書曰朕佑我后人詩曰貽厥孫謀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真宗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
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望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時會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
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謙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事蕭時事論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誠薄俗帝不納○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
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絕述先政初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終夏助已竟超遷焉禮部侍郎即畏首叛大防與元祐相反而自願述
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用畏即詔童章博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為相帝深
納之楊畏首叛大防前緒結述首萬事特等紹聖之禍當以楊畏為罪首發畏能博才識即被擯而破斥故本傳謂其
甲戌紹聖元年天祐安四年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能斷文武之達以開經途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寔本於此弊舉臬隼不仁者遠絕末之言即入宋朝廷風靡下之幾
不納○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丘瓊山曰嗚呼宣仁人主始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選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
呂大防罷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嫉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選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
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述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策道士于集英殿獻輶
麗時試進士李清臣發策其意蓋勉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屢貶貶貶行事事有超復熙豐盛元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
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述于後前後相繼此則聖人之孝也陛下若輕變九年

王鳳州開益會卷八

宋哲宗

五

[illegible]

法帝正色不答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以蔡卞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使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
濟州外道以昭彰地勢之險阻而為之防備也○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與祖禹等承辦大要是安石為之晦
隱庭堅曰如公言蓋倣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誇善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乙亥二年通鑑紀事本末夏二月復保甲法○十月贈蔡元師諡忠懷○監御史安民言酒稅先安民論重博實事國
植實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州縣之吏以酒稅為利不復論禁京邑足以惑眾辨足以飭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
報復私恩朋附之徒遂從而和之○意者以酒稅為利不復論禁京邑足以惑眾辨足以飭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

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臣京常通事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而安
民獨言之未見信也已而託他事貶安民監滁州酒稅○張時泰曰君子應事之十國當以明善為身○
民獨言之未見信也已而託他事貶安民監滁州酒稅○張時泰曰君子應事之十國當以明善為身○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職○十一月安撫使范祖禹奏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使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
也○既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寬居遂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使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

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太恕奸惡任情遺老氏好還之戒怨孟軻反顧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
淪胥不解豈可上通前就願原赦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從知隨州

丙子三年通鑑紀事本末夏正月韓忠彥罷○七月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贊英州○
韓忠彥罷○七月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贊英州○

丁丑四年通鑑紀事本末夏二月追貶元祐事執呂公著司馬光傅堯俞韓維孫固胡宗愈等有差三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議
之○後罷春秋科○安置元祐事執呂公著司馬光傅堯俞韓維孫固胡宗愈等有差三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議

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因疾失明命怡然就道或謂
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遇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

議殺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寬為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不生不若無
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貶太師致仕文彦博為太子少保是歲卒○九月博達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
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諫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閏月以許將為中書侍郎時章惇整下

同肆羅織敗誦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錄戰人帝以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邁漢唐者以未嘗羅織大臣也帝深然之元祐中帝親幸西園召諸大臣入見帝問曰卿等知朕所以遠邁漢唐者以未嘗羅織大臣也大臣曰然也帝曰卿等知朕所以遠邁漢唐者以未嘗羅織大臣也大臣曰然也帝曰卿等知朕所以遠邁漢唐者以未嘗羅織大臣也大臣曰然也

馬光也○七月火入與鬼太史奏云主職在君側○宋史新曰用事之不通于人也如此天按大史明之乃在君側之非一人當時位居權要○宋史新曰用事之不通于人也如此天按大史明之乃在君側之非一人當時位居權要○宋史新曰用事之不通于人也如此天按大史明之乃在君側之非一人當時位居權要

士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舊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進多不達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刺殺取活○復立市易務

戊寅元符元年建寧四年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元祐之政其所以由來矣○夏正月得秦簡于咸陽咸陽縣民殺義於河南野舍得古玉印有光顯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

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傳乃誰感主德規聘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悔始遂出傳知潭州○詔許劉擊梁養歸其子孫

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陳瓊上書論國是○史臣曰國是之始於漢高祖之定天下也○高祖之定天下也○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將之奇同知樞密院事○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從蘇軾等于內即純仁時在永州

遣中使賜以茶藥論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純仁頓首謝從居鄧州在

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鯨鱓嘉謀目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

既又遣中使趣入觀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賦自昌化移廣徙永更三救復提舉

王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軾字子與弟轍字子師父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時皆可書而讀之自為舉子至出

八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諫論提大節但為小人心忌惡不得久居朝耳○薛方山曰公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離經則曰未識之

人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諫論提大節但為小人心忌惡不得久居朝耳○薛方山曰公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離經則曰未識之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遷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敗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政上書言

之遂降是詔○盧陳元曰宋徽宗初立廢后后后位號論者曰叔無復後之禮伊川不能決明即伯溫溫曰向太后於孟氏為姑叔不

禁下有罪下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章惇雖巨奸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下深阻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蔡下

此錄之義矣然周公為樂而不能化魯故而
十一月路改明年為建中靖國至元祐初年
置春秋博士○以范純仁為尚書右丞

重訂王鳳洲先生綱鑑會纂卷之九

徽宗皇帝 諱信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向太后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擒又九年壽五十四謚曰聖文仁德顯皇帝

孝皇帝 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學良怨盜賊雖平反復不戢思臣如用重累絲金泥道皇不念其民之困

昏德公至紹興五年乙卯四月殂於五國城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夏安永三年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尾拍踞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至西方曰出作每之異者不

黑氣在傍任伯雨言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走於蒼位之凶以一日言之則日有黑氣也

陰西北為陽從五色之赤為陽黑為陰從事指之朝廷為陽宮禁在陰中國為陽夷為陰夷一為陽一為陰一為陽行於日北不

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謂也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誑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丹鳳一陽近以日食為警

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繼休五十五紇伯拜並

絕朋黨之論邪邪正之歸毋輕譏遠事易言官辨明倫仁說且云盡嘗失天下矣其不負聖人之教者其亦不少乎

以事君者也。帝聞計，病悼賜其墓錢曰：「世濟忠直，忠宣性表裏洞徹，不以差色加人，諒之所召，則相之。」

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僭方親昵官族未嘗須臾離止也每病二弟曰天錫三兄曰天與

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怒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王仰曰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甯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

仲尼不為己甚者于純仁見之矣

皇太后高氏崩○遼主洪基卒孫燕國王延禧立○二月貶章懷太子戶部參事深識之也先是右正言任伯雨請愆久稽章懷太子

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乃貪聞中國黷怙於

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

章上未報會臺諫陳瓊等復極論之遂貶雷州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傲然也民屋悼又以強奪斥居丁州道

民究治以儆券甚明乃止惇至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斃破我家今不可也州卒
晉林參事中伯仲度支國外郎中

目書顯權結事中伯雨則歸之肅宗初伯雨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言布帛其多言假權結事中密詔以少黜貶伯雨行

論蓋力時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則君子小人難進小人難退二者並用則君子小人難進

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唐僖宗在位時
伯雨剛勛不曉君子也曾依違取容小人也使
 其中心乃其終號不可以不升見而各處不亦

度支員外○劉廬陵曰伯雨不相之心以任伯雨于初政豈小補哉

先臣所以教子平生所學二字

此南淹凍
人朝之然
錯銷風有
用仲

儼然其明

乃止
為章丞相

幾破我家
半歲上百

八疏
曾布欲調

聖和
力之元
不人祐
克紹

剛毅不撓
君子豐而

是元豐而
非元祐
宜二一
寺

潤宣
色仁
一
時

大亞鐵見

大臣謹具
異同
禮部先殺

純禮沈毅

剛正
范公有愧

江公望上

疏議論

公議私恩

有所愧

道論者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忠孝能繼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

命令莫不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

非必盡懷邪為私合議論之臣也有不得志挾此以藉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

之謂駭馬都尉王執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說怒會說館使純禮主事說評其輒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劉廬陵曰純禮于

其罷而分注謂之說者何邪蓋范初政乃君子小人並進之時也豈有邪正

立者哉况范公曰侍從宗又不得其為人之實也稱二雖見范公其有愧焉

罷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人以媚于己為同忠于君為異藉威勢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神考與元祐之

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譽人黜之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今若淪之秦皇天后土

何後竟罷之○罷權給事中陳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掩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璽語

子正彙曰吾與丞相相議事多不合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便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

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選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其踞語語環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